

儒學警悟七集 第五冊 攷古編

卷之五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二

攷古編卷之一

攷古編

程大昌

泰之

予賦性樸拙琴弈博射法書名畫凡可以娛暇消日者一皆不能又全真委命雅不信祈禱可以得福卜相推占之可以擇利避害故緇黃方技之士無因而前閒因蒞官接物之隙兀坐無爲則所爲交際酬酢者惟古今新舊書冊而已自古至今若聖君賢臣有作有述有釋有駁至予而精言高義略無遺譏矣予方奉教不暇而敢贅出其見哉若諸儒訓傳歷代故實循其所傳稽其所起苟或未至安愜則默識諸心若有結未釋者旁求參考久忽究竟揆諸本始而明協諸旁證而合則遂忻然自幸如處暗見曉不知其筆之疾而書之徹也嗚呼固有樂于剗發古義而躍如不制者矣亦安知無諱非伏鄭而誚其多事也歟知我罪

我無非所恤姑從務實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古語
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則貴乎至當不易也又曰溫
故而知新則又貴乎浚井得泉也而予敢安於已措而息
於既者哉求閑苟遂益取平日所擬而盡究其極五十九
年之非忽其自見則其為可樂豈勝厚哉舊著恐遂散佚
輯為一編以便尋繹而敘識其所從作苟有見當綴續其
後也淳熙辛丑七月一日新安程大昌泰之書於泉南安
靜堂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
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
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
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

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爲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

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箭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箭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

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
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遞相
授受於是初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
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
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
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
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
意而已夫諸儒旣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
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
主惟鉤命決之書序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
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
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
周備古樂如韶夏漢武各取一代盛極者用之何有文王

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箭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耶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爲作具言其音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

謂爲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夫關雎亂於師摯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旣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知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少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旣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創爲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

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矧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瑱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砮砮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

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
屬焉則又自正而變焉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
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
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頻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
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
夫子間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
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
宿故寧置之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
甚善傳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
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
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
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
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

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饒饒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
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爲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
沿習前傳不足多辨戴嘗究求其原則左氏荀况氏旣云
爾矣曰風有采繫采蘋曰風之所以爲風者取是以文之
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
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也
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况其託
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知指采繫采蘋爲風
援引頌文而冠魯商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
是其魯府古藏本真也豈可概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
哉荀况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

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況乃概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己欲己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矣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爲無有則訛詩爲風其可堅信以爲有所傳授乎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二

攷古編卷之一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三

攷古編卷之二

詩論六

漢人贅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荀況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即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爲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爲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氏韋賢賢子元成嘗皆以詩顯名爲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翔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

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
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
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爾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
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
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
概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
敵後儒因又加國字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
目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廓
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
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
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
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
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

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出臆說焉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獻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賦曰比曰興曰風曰雅曰頌列以爲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以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沿六義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